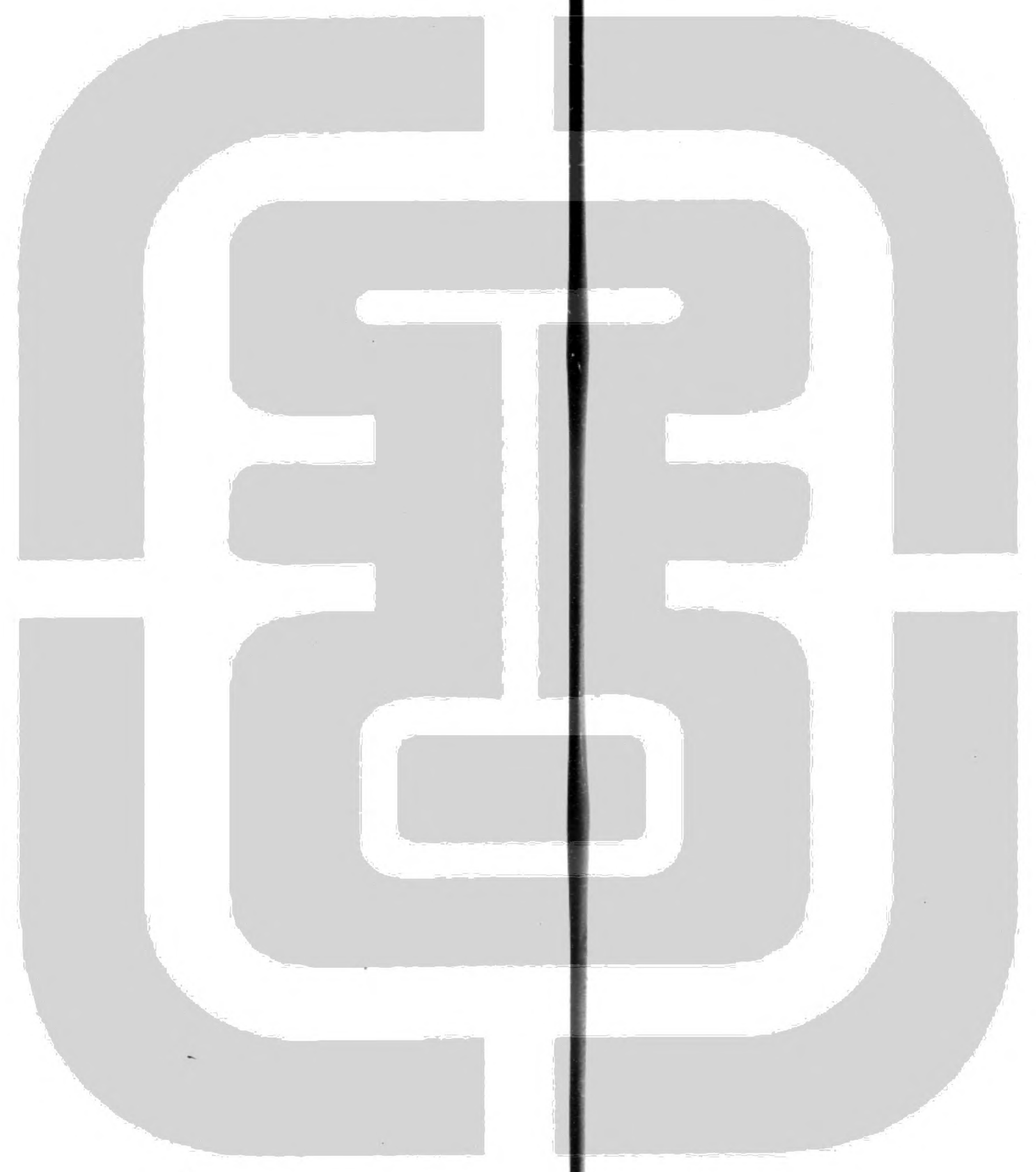




復州府誌

卷之



瓊州府志卷之九

藝文志

表疏

記

序

賦

歌

銘

傳

詩

古今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瓊自唐宋以來名賢
之秉節南游挂席長濟者感時觸事杼鴻攄碩
莫不彪炳當年傳述後世而產茲土者稟南甸
奇崛之氣而蔚發之一時雲蒸霞變經緯琳琅
彼其鉅鍍宏編固已輝煌於金匱石室卽斷簡
從忠義之遺隻語留人間之誼幾令人披誦而
執鞭深維而仰止雖紀錄不能盡收亦滙百川

者所不廢也

表

到昌化謝表

蘓軾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
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
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歎有餘責臣中謝伏念臣
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
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

咎深責淺此蓋伏遇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
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辟之嚮動稍賜
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旅老無託瘴癘
交攻子孫痛哭於江邊已爲歿別魑魅逢迎於
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未已
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奏疏

請建景賢祠疏

正德十年

王佐

禮部尚書劉春奏畧曰崇祀先賢非但表章於

既往實以激勵於將來已故少保兼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莊丘濬起自甲
科歷事列聖惓惓以經世宰物忠君報國爲心
修職之暇著書垂訓今考其學的世史正綱蓋
欲學者有明綱常以端本原而大學衍義補則
皆酌古準今隨事制用期於應變以成天下之
務誠用世之學於世教非小補也晚入內閣志
見於行非空言者不久而沒人咸仰之若不崇
祀表揚何以風示天下訪得瓊州府見有奇甸
書院州人以宋學士蘓軾謫爲是州別駕時作
書推明絕學以啟迪邦人至今思慕建祠設主
私祠於中合行該府量爲修飭而增設丘濬神
位每歲春秋致祭庶海內之士聞風感慕學於
家者當務有用而仕於時者當思建功於國家
用賢圖治之意不爲無補矣

改海南兵備道兼提學疏

王弘誨

奏爲邊海儒生極苦比例懇乞天恩議處以弘
治化事臣竊惟今天下稱邊遠而苦多事者則

廣東是已而廣東所屬最遠而苦者猶莫如瓊
州瓊州去京師水陸計將萬里上官大吏終歲
不至其地中間吏情民隱蔽而不獲上聞者常
十而九職姑不暇具述獨儒生之苦乃臣生長
于斯自少所稔聞而身歷者感激一念積有歲
年幸今叨蒙國恩備員史館復際聖化雍熙四
海章縫葦舉蒸蒸然仰見德化之成而臣海邦
儒生苦切至情遠望天門無由自達故敢不避
斧鉞披瀝為陛下陳之該瓊州府所轄地方為

州者三為縣者十環海而周為里者凡三千有
奇青衿學子每歲集督學就試者不下數千計
然遠涉鯨波之險督學憲臣常不一至每大比
年惟駐節雷州行文弔考自瓊抵雷航海而北
近者如瓊山定安文昌澄邁臨高會同樂會七
縣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遠者如儋萬崖三
州陵水感恩昌化三縣多至七八百里或千餘
里貧寒士子擔簦之苦已不待言乃其渡海率
皆蛋航費船帆棹不飭樓櫓不堅卒遇風濤全

舟而沒者往往有之異時地方寧靖所慮者特風波耳邇來加以海寇出沒歲無寧時每大比年揚揚海上儒生半渡盡被其擄貧者殞首而無還富者傾家而取贖其幸無事者皆出一生於萬死耳言之可爲痛心至於督學憲臣多不知其苦祇執常格嚴程限試諸儒生迫於期會不憚危險所傷甚多如嘉靖三十六年覆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楊址與馬併失縣印可爲往鑒間有一二提學能體悉亦不過行文該府截

考實緣作弊黜陟不舉考察不行教化廢弛士習厭怠甚如隆慶三年恩貢例惟瓊山定安澄邁會同等三四縣考餘各州縣以一時遠不及試竟實不錄致使朝廷浩蕩之恩遠方士子未獲霑被臣竊觀天下儒生之遠而苦者未有如瓊之甚者也查得陝西甘肅地方先因隔遠提學巡歷不周改屬該御史至今稱便瓊州之遠無異甘肅而艱難險阻又倍之揆之事體誠爲相同卽今巡按提學俱不至而海南道額該

有兵備副使一員驛劄本府臣以此爲事誠宜
屬之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卽照
甘肅截考事例改海南兵備道兼管提學道換
給勅命每遇員缺必選科甲之有學行者充之
其瓊州一帶師儒考試巡察任其便宜行事如
此庶見聞習而人材之賢否不淆法度新而德
化之流行不壅矣

記

伏波廟記

漢東波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和
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兩伏波廟食於
嶺南均矣古今所傳自徐聞渡海適珠崖南望
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艤舟將渡股慄魄喪
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者必
卜焉某日可濟乎必告然後敢濟使人信之如
度量衡乎必不吾欺也嗚呼非盛德孰能如此
某以罪謫儋耳三年今獲還海北往返皆順風
無以答祝乃碑而銘之曰至險莫測海與風至

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
仞中自北而南洗汝胸撫循民俗必精通自南
而北端汝躬屈伸通達正直忠生爲人英沒愈
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峻靈王廟記

蘇東坡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
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
獻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以此鎮之即

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
海歷瓊至儋耳又西至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
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
人謂之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
德王五代之末外國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
上達乎天熾舟其下劉山發石以求之夜大風
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之右衆皆溺歟儋之
父老猶有及見敗船上者今獨有石存焉
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

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劔佩之終以遇禍坐此也
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無
知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必宜矣元豐五年
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
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蘓軾以
罪譴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
居海南三載飲鹹食腥凌暴雨颶霧而得生還
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向而辭焉
且書其事碑而銘之曰瓊海千里塊海中民黎
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
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大小道
遙逐鰕龍鷄鵝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
碑銘赫然照無窮

儋州遷學記

李光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唐虞三代至治之世未嘗
無學所以明人倫崇教化所以長育人材而化
成天下也周衰至春秋之際學校廢缺雖齊魯
之國晏嬰叔向之名賢曾無一語及於學校

獨僖公能修泮宮而爲詩人詠歌其德鄭惟子
產不毀鄉校而仲尼追稱其仁蓋古之學者以
聖王爲師而希師孔子則始於鄒魯之士當時
諸侯雖不能盡用而四方學者翕然從之其徒
至於三千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焉難疑問答
其畧見於論語皆入道之門也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三綱五常之道賴以不絕
故孟軻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又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豈過論哉故

自兩漢而下推爲素王雖天子之尊亦北面拜
跪薦祭非道足爲百世師言足爲天下法疇克
當之我宋之興至仁宗皇帝始詔大臣問治天
下之要當時條對者咸以學校爲語熙寧元豐
以及崇寧大觀繼志述事必以是爲善及關成
均建辟雍黨庠術序無愧前古雖海隅邊徼莫
不有學嗚呼盛矣皇上龍興雖遭罹多難而專
以仁恩覆冒海宇崇文偃武天下廓然無事乃
詔中外謹庠序之教以設大學之制旁達郡國

靡狀嚮風及親洒翰墨以五經徧賜列郡昭回
之光下飭萬物士生其時豈非千載之遇哉海
南自古無戰場靖康以來中原紛擾而此郡獨
不興兵里巷之間晏如承平時人知教子家習
儒風青衿之士日以增盛羣試於有司者至三
百餘人舊學卑陋下偏民居頻年以來士氣不
振乃周覽四維得亢爽之地於郡城之東南隅
平原迤靡氣象軒豁黎阜昌江拱揖映帶得陰
陽之中占一郡之勝龜筮旣從人謀允協由是

學錄躬率諸生告於郡守陳侯適守旣樂從四
鄉之士莫不奔走從事富者樂於出財貧者樂
於出力而宮殿益隆獲古像於名家而廟貌增
煥華冠象佩之容遠稽於鄒魯羣賢列坐之次
取法於上庠御書有閣講筵有堂齋祭有室什
物有器誦讀之舍列於兩廡賓客之位附近三
門繚以周垣崇以列戟固足以起邦人欣慕之
心增後學進修之志士有不肄於學官者則鄉
人笑之矣自朝廷罷舍法省教官之員後生無

所從學觀經者多守於俗說閱史者或不思於
全文僥倖因仍以苟見利而已今於斯學之設
也士皆激奮昂勵求師學古講先生之道考六
經之文焚膏繼晷兀兀窮年絃誦之聲洋洋盈
耳教化行於上而風俗美於下梗氣遷革日趨
於善而不自知也故喪葬婚姻無違禮之失禱
祠祭祀無循俗之陋教化興行風俗淳美固可
一變而至道然後爲學之成也紹聖間蘓公端
明謫居此郡有游城東學詩其畧云攝衣造兩

塾窺及無一人邦風方圯彝廟貌猶相因先生
饌以闕弟子散莫臻今此復何日豈與陳客鄰
蓋歎之也今十餘年學者彬彬不殊閩浙異時
長材秀民業精行成登危科膺膺仕者繼踵而
出予雖老矣尚庶幾及見之經始於紹興辛未
之春而落成於明年之冬予放逐至此行與士
子杖策相從霄等又皆宿學及見前輩喜與遂
客遊一日樞衣踵門以學記爲請余方老病久
廢筆硯旣辭不獲因書其大畧如此上以奉朝

廷教養之意下以慰學者樂育之心云紹興壬申冬記

瓊州府學明倫堂記

朱熹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慮其

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職之以司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存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不至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淳熙九年瓊筦帥守長樂韓侯璧旣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

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
能爲士者旣少幸而有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
能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
目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旣修
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謁焉
吾子其有以振之熹竊惟國家教學之意不爲
不廣斯人蒙化之日不爲不深然猶有如侯之
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薰之以其身
心之所固有而徒疆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
與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
知夫所以爲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
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
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
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
之所急而又何足爲重輕乎瓊士勉旃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
之間遠近之殊哉侯于是邦政多可紀已具刻
於池亭之石固不獲書而是役之面勢程工又

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

澹菴泉記

方世功

嘉定丙子夏世功以瓊郡丞受部使者命攝守
儋耳行臨高道中如薰如炙亭午次博頓得水
泉清冽異之有戴雄飛者曰此澹菴泉也胡公
澹菴以危言忤權貴南遷珠崖時夏愆陽水涸
先生步卯陰止茂林泉滃於地甯發清溜由是
汲者聯綆接轡率盈缶以旋先君子實曾受春
秋大義於先生得預計借綴名吏部籍命飛書

澹菴泉三字於井之湄未有文以紀之思昔羣
陰在朝忠賢擯逐天下以言為諱彼時有提刑
方公抗論於廷願削已爵以贖先生罪抑非先
少卿其人乎幸公軫先世為記之世功自揣不
肖顧何足以與斯文惟昔賢之迹有不容泯故
因雄飛之說叙而勒之石嗚呼患不極則德不
深身不危則道不直是泉也以旱而後利濟之
名顯而先生顛沛炎馭所以昭其忠誠於不
朽與換文忠記韓昌黎廟曰公之精誠如水行

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
在是豈理也哉於是泉也亦云秋七月記

東坡祠記

范 滂

先生事宋神宗紹聖間被譴謫儋州無地可屋
嘗偃息城南桄榔林有銘石及元大德間郡校
官購之得諸選人之費下遂置學宮先生居儋
四年所記平生所歷為久而迄宋之世儋無祠
延祐四年春僉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大
都軍行部至是乃求其息偃之地構堂三間而

像其中兩廡為房將以處郡人子弟擇師教焉
命儒者六十家奉祠事又植桄榔為林而表之
歸銘石林下祠成屬記之滂也竊嘗撫銘而感
焉曰惟先生海內之士其始至儋也雖以罪然
去朝廷投荒裔極矣識與不識亦知其宜有以
御燥濕辟風雨也當時之人曾無念茲者至使
居無室廬同於野處今去之數百年宜若達然
而山川之虛城郭之圯始有慨然過之以思者
曰是先生之所止也思之不足將棟宇肖貌如

欲聞見其容聲率其學士以挹其流風遠韻若
然者吾亦不自其何心也豈古今之賢者殆有
不相似與不然何若是其曠也禮曰有其廢之
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故無所廢而
舉也舉之者賢者也是非舉者之自賢也亦以
示儆之人知所闕也闕者宜舉也祀先生亦其
孰敢廢也耶夫往者不追已叙而刻之以諭來
者儆州今為南寧軍云延祐己未夏范梈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丘濬

粵稽明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
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
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人亦惟用時
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焉得
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為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
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
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
不異耶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
祭之器籩簋以竹鼎簠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

以木尊壘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迨
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
金代之以圖其永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至於
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
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
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重
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
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為器爵百四十而
奇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
四劔十又二登五尊三總其凡三百九十有三
事費一出于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
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而藏
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
衛事都指揮王君璠府學教授陳君顯輩也會
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予出自
斯學且以文字為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
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

惜其蔽錮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然頌
宮之詩聖人躋之於頌其意蓋在茲與今憲副
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願能汲汲狀以俎豆為
先盡心力考載籍做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
儒重道之祀其蓋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
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
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概見於斯
云

藏書石室記

丘濬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人取去
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
爛不全隨所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
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
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於內外嫻
親父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
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
謹護愛惜莫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
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

至數百里轉挽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
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
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
且迂不卹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
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
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
術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
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
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

有如此者乃喟然發嘆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
日苟有一日之得多購書籍以度藏於學宮俾
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于此取資焉
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
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
大學甲戌第進士即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
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

先聖於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
久藏竭生平積聚鳩工鑿石以為屋凡梁柱椽

瓦之類石為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
經始某年某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為錢總若
干督其工者鄰友吳雲也中為木厨若干丙度
以書僅成予即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
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
而為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
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
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
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歟

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
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
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
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
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
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
地間不為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
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
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

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
若諸子若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
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
而求焉則可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
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必由
約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
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
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
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

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
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
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
無知則已萬一有之亦將惕然快輟然笑也謹
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於碑陰

建府學尊經閣記

唐可封

學校賢士所關修理提調之事瓊府有學其來
久矣士出其間彪炳烜赫後先相望學何可議
耶然革故鼎新補偏救弊則有不容不以時舉

者萬曆五年秋予始蒞瓊謁學日周回四顧鴈峯
峙其前大海遠其後左有七星山之排空右有
石山嶺之壁立誠巍然一具瞻也獨其間啟聖
祠列後非所以崇祀儒學門由右非所以從陽
廡位省牲齋厨官舍類皆缺而失次非所以盡
制一切書史率皆散漫無存間有存者又貯之
無所非所以尊經因與寅若楊繼文黎九臯周
良德商確經畫錯綜營度詢謀僉同予復思曰
瓊之財力竭矣是舉可易易乎惟以漸圖之鳩

工飭材日積月累首遷祠於西之高阜次遷樓
於祠之舊祉次遷門於學之東位如廡座如石
室如牲所如齋厨如官舍如墻屏靡不次第完
繕煥然一新是役也起於七年春成於八年秋
費取諸贖民財無需也工取諸徒民力無罷也
予惟盡吾事然耳一日教授陳天瑞等率諸生
索記予曰拓地開基以振頽者有司所以修其
度飭躬勵行以完真者士子所以修其天爾多
士其亦知吾今日修學而必以尊經名閣之意

乎閣之尊經尊以迹也士之尊經尊以心也是
故飭章繪句膚其蘊也競華爽質滅其質也交
游匪類喪其朋也姦賭是恣斷其良也希世取
寵乖其用也有一于此皆非所以尊經經不尊
卽駿奔在廟亦升降之文耳出入是門亦往來
之迹耳藏修游息亦遊玩之具耳吐藻呈葩揚
名海宇亦榮身肥家之資耳何有于升堂何有
于入室何有于設學校儲養人材與今日修理
學校之意茲因師生之請而畧具其事與心云

瓊州府學鼎建新堂記

吳節祭酒

學必有堂所以育才也天降膏露山川出雲賢
才之產無地無之在大君建學立師以作育之
耳士生穹壤間境雖有遠邇而秉彝好德之心
則無或間抑子所以有聖道與王化俱遠蘓子
有滄海不斷地脉之喻也瓊之為郡實瀕海南
與巨浸通波一郡三州十邑延袤千里土沃而
稼豐衣冠文物相尚自昔郡學之制則始於慶
曆詳於淳熙有自來矣人物之盛在宋時有揚

譽獲門者焉有馳聲甲科者焉又有文禮鄉邦
者焉迨於明代聖聖相承薄海內外咸建學宮
遴選碩師以專教道是以賢才輩出有進列六
卿位八座者矣有祝草玉堂兼信史者矣亦有
明習經史肇登桂籍者矣凡此孰非作養之效
與然堂之更置則先後不一成化辛卯憲副南
昌涂公伯輔欽承上命作鎮南瓊時臨郡泮與
師生揖讓衍論道藝流觀講堂齋舍勢將頽委
且逼臨殿址無以舒衿佩進退之節乃節公督
為興造之端且戒毋勞民費遣知事端本義官
海忠市材每北得鐵力木諸料以歸遂鳩工啟
土量移舊址去殿雷七丈有奇鼎建新堂前開
軒墀左右四齋亦各高明顯敞離陰就陽士之
進趨唯諾游焉息焉咸得其所又以泮之舊舍
宜於更造者多委命郡守吳琛郡佐馬叔文郡
判陳龍節推傳顯往來提督務臻完美又範銅
為祭器凡九十有三事其外則戟門儀仗射圃
與夫出入之道咸極整飭作始於癸巳仲秋迄

甲午春季而落成焉堂成縉紳耆秀咸集來觀
太守與教授陳顥遣書徵言竊聞聖人與天地
參為三才者以其掌政教而理民物也然教民
之司必以學校教之之方必先彝倫此夏校厥
序周庠之名所由設也古既若此况于今乎瓊
有講堂揭以明倫亦已久矣當領圮之餘遇憲
副涂公大肆制作煥乎一新取舊扁而懸焉使
士之學於斯者昕夕觀感思子臣弟友之道非
外驚者則勉於身心之學而不屑於記誦詞章

之末其於授受也務原始而要終先體而後用
則德成而藝立進而可備於公卿退而足守乎
名節夫是謂之大器北方之學者孰得而先之
哉在於加之淬礪而已矣予既叙其創建之由
并賦落成詩一篇以附於後俾出入茲堂誦而
勉焉惟瓊作郡僻在海南珠崖儋耳鬱乎巖巖
惟都有學在城之浹由宋而元人物相繼至于
聖代光昭太平賢俊登庸文質彬彬故有講堂
狹陋傾側歲久相仍不使趨謁有美憲副來鎮

南瓊顧瞻慨嘆志在經營捐資市材鳩工啟土
撤而易之煥踰前古齋厨豐舍亦各腐陳督以
守貳無不更新側聞建學爰聚師友講習道藝
明倫為首咨爾多士生際昌辰明良相遇宜懷
奮身三德為輪六行為軌忠君孝親自家刑國
山川毓秀世產文雄譬彼喬梓用之無窮作詩
示勸刻置堂廡學海湯湯永光南土成化甲午
春記

瓊山縣學記

丘濬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
時楚竟淪於蠻荆齊必一變而後可至魯魯聖
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後可至於道焉然當孔
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時雍
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
之居幾一萬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
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聖人之居甚遠服聖
人之教最後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起非有所
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

以異於中州其視齊魯或有過者豈孔子乘桴
浮海之歎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
瓊山縣居郡郭下都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
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目也茲邑實為
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邑為冠邑有學肇於
宋始遷今地則在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
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
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乃始發官貲
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

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
奉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
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勅會饌堂及號房
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梁
周書專董其事既訖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
瓊之教事為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
弼從學蘓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
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
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

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洪武中姚
江趙謙考古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
風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
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
州士大夫不敢鄙彝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
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為教者非
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
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
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

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隅去齊魯
幾萬里而道之彰彰著明如此是知聖人浮海
之歎不行於稅駕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
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
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並駕而偕行
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
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
假於經營今之為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于
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
邑士為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
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於今且以示來
者於無窮云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舊稱南溟奇甸

丘濬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蕪
之者有瓊山為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
郡統屬邑七交郡三而瓊實為之襟喉管轄蘊
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為茲邑言也矧

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奇秀民
奇士之駢生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
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
不敢上擬赤縣然概嶺以南則若瞠乎其後矣
邑盛美若是則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
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為稱哉瓊
在漢為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
有治治之重初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旭其後
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飭未有改也天順庚

辰寇起城中治燬於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
丙戌五羊染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
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為已任乃於
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修廣有加
而益以壯偉闕耀軒墀下擬古河陽襟蒔桃李
諸花木旁有兩廊為吏治文書之所為楹二十
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
樓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
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道民來

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
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於
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
門闥靚泮堂宇高明垣墻固周花木紛敷足以
侈前規而聳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
往之人驩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
人叨官禁迓以文字為職業寓書京師俾紀其
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
申侯前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崖並為四州

國初始升瓊為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怪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濱鄒魯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蕪抗馬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儕自遐外其身向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為所眩瞶迷惑而頓忘其素和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蓋亦尠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由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概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重建載酒堂記

王佐

儋東郊有載酒堂宋延祐四年部使者所遷建東坡祠今名載酒者以先生昔所自命也其堂在城東南仍舊名不忘初也初建誰郡守張中也載酒誰郡人黎子雲也泰定三年州倅重修

歲久頽廢成化九年夏海南衛指揮同知張記
督備儋州始與州所官知州羅傑千戶張鑰謀
捐俸聚材重新其堂廡如延祐制其所以供奉
祀事者亦期次第舉行來徵文以紀歲月念昔
先生以議新法忤權奸貶逐無寧歲不極荒裔
不止所居至無廬室仰人以濟寧謂後此又數
百年乃有遺像儼然端坐堂宇間享有祠祀與
世道相上下此豈人爲所能哉蓋必有不依形
而立不恃勢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歿而亡參
天地間闕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昔先生所作韓
昌黎廟碑固常言之而今驗之矣是故堂不廢
者此理存也不廢之者存此理也此理存是人
心之不亡也存此理是人心之不能亡也皆天
也非人也傳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至
是而知天之定也久矣予嘗即斯堂以觀世道
之變而知有宋一代治亂興亡之由何也元祐
至紹興君子小人之消長有二大節目自先生
來此則知元祐變爲紹聖矣靖康之禍紹聖小

人釀成之也再變而為紹興尚有可為之機未
幾李胡趙三逐客過此則國勢不可為矣吾因
先生有祠用以慨夫三人者又因三人者以追
究於紹興諸人而終南渡焉則世道之變盡於
此矣由是觀之斯堂一區闊不盈畝而可以該
夫半部宋史也張公廣陵人羅守南昌人張千
侯燕山人皆讀書識體稱賢故能相協就事云

可繼堂記

丘濬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堂也堂以可繼名摘先

祖思貽所題堂楹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
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
丁未先考贈學士公卒於家時先祖年五十九
伯兄源甫九歲濬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先祖
平生止一子上無叔伯旁無兄弟羣從推而遠
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因手書二句曰嗟
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
曦書之揭於堂之楹鄉人多稱誦焉歲己未濬
始郡庠生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

繼先祖職濬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
除編修累陞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侍郎
歲癸卯蒙天子推恩贈先祖爲通議大夫禮部
右侍郎自先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也茲
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日然而
是堂則以旣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斯言
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能
書者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置
諸堂之楹因述所以名堂之意以貽子敦及從

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於堂隅使後之子孫
知今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又
爲之言曰繼之爲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
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爲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
也子能繼父是爲孝子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
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
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
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
爲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

敢夫墜使其可繼者世々接續而延長之父作
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
不可所謂可者必爲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
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
之人爲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
膺吾先祖之訓然爲之先者必爲所可繼而不
可繼者弗爲之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
以繼者無不爲如是庶乎爲丘氏之孝子矣乎
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儋州學記

唐 胄

儋瓊屬州也宋蘓文忠公南遷時瓊士僅得姜
公弼黎子雲王公輔符林數人而黎王符皆儋
產公於子雲載酒問奇尤加敬焉昔楊子雲論
棄珠崖爲捐之力否則介鱗易衣裳公不然之
蓋有感于此也厥後王霞舉符確輩繼出儋爲
名州矣而况積至今日之盛乎正德乙亥冬湘
源蔣侯以郡節推攝事感俗之舊與士之良可
大造也以學宮雖前守內遷之便然大如殿堂

尚未就何以所故事乃肆力繕治五次舉廢齋
門號諸建以備其制越再明年春即告就焉其
庠士來請記余惟致治固莫先於立學以教士
然學宮特以聚教而六經則所以爲教也漢武
承素後能興學以啟後世隆儒之美可謂盛矣
然當是時博士雖置而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
左氏皆不列於學宮世讀之者少故昔人論漢
俗化節義足以固人心延國祚雖爲孝武教道
之賤然愚以兩漢之士所以喜功名而不通時

變者則學焉而不知經之過也隋唐陋於辭章
不足爲道獨恨宋以文儒立國何至慶曆乃始
知立學維時天下郡縣且多假宮借師苟且應
之觀文忠在僖有士於此至遊城東學尚有饌
闕徒散之嘆餘可知矣未幾新經行而周禮春
秋又廢則其所以爲教者何勿痛哉明洪武方
天戈指婺州即開學延葉儀宋濂爲經師繼又
表章六經賜學校非獨恢武功自開闢以來所
未有雖文教急學尊經之隆自漢亦有能先之

者哉百五年來文化淡海內外侯于是州又能
拳、獨宣右文之意假雖荒陋亦應倍知奮濯
况儋在昔兩塾無人之時士之忠信已如此今
復爾則所造當可量哉侯諱纓字世榮識敏而
政通在郡甚得人心余猶重是舉故因求記而
推言學之所教以成其志

金粟泉記

黃士俊

瓊郛城外北隅有雙泉焉蓋神奇古蹟也雙泉
者何宋學士蘓長公所鑿也公以謫儋寓居於

瓊鑿泉飲息兩泉相去咫尺味甚異嗣後郡守
陸公建洞酌亭于上石刻東坡雙泉四字及李
光謫居九年有曾是雙泉舊主人之句在元嘉
泰二年郡守萬公重修教授蔣晚作記然填廢
已久即吾鄉文莊丘公亦有雙泉湮沒不可見
之嘆僅述之父老指言東邊一泉時浮粟粒即
今之金粟泉是也噫嘻由宋迄明歷幾百餘年
斯泉或興或廢亦幾有餘年第其一種神奇之
脉不可磨滅前守翁公掘地應識欲興繕而未

竟山靈原有待也待者候誰豫章謝公也公乘
折衝樽俎之暇爲舍郊訪道之遊臨泉之境觀
泉之瀾問泉之奇飲泉之醇玩泉之味決臚盪
胸賞心不已始鳩工聚財置庵增亭買田開塘
設院養士題聯勒石於其間而別駕潘公司理
傳公相與贊成壯山之麗萃人之文共圖垂不
朽勝概夫危巖飛棟灑青翠以延海霞者泉之
空中樓閣也穿亭上下臨二曜而來八風者泉
之洞裏乾坤也十畝銀塘湛天光而倒雲影者
泉之文瀾錦漪也齋廊星燦集絃誦以振騷雅
者泉之洋洋金石聲也夫棲大士之神以傳吾
神鼓諸靈之化以過吾化鑿石龍瀉瓊漿所以
活遊龍之氣也泉至此不亦神奇乎哉使泉而
非神奇也何以待太守而點綴完滿也昔人謂
東山之墩以有前謝公而增重予亦曰南國之
泉以有後謝公而効靈蓋昔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其神奇不在山水而在心精心心各具一如
來則人人自是一東坡矧舊稱奇甸海南文學

素號鄒魯故吏斯土者多神君毓斯土者多奇
士乃今得太守之補煉修培當若斯泉之流金
而湧玉滾滾不竭然因續蔣公記以俟筆之史
端

重修海南道兵備道記

王弘誨

瓊古珠崖屬也濱海而郡中盤黎婺諸洞外控
環海諸島蓋其地孤懸海上內外受敵而其兵
視他郡猶切矣明初下越東憲司兵備分為五
道而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諸道緡符各一而

海南道有二蓋天子以濱海多事故其員視他
郡特重云兵備府舊在衛之東歲久而圯鞠為
穢區每部使者按節暫駐於州之分司地勢湫
隘止以肅憲度而重風紀規者病焉嘉靖癸亥
知府事郭公良璞始議修復更爲察院僦材伐
石已有端緒會兵興用方詘而郭亦去任事遂
寢歲乙丑分巡兵備碧崖姚公旣蒞海南會太
守方齋史公至上下相宜咸以飭蠱興弊爲已
任爰考圖誌按舊址詢茲地久廢狀乃進瓊山

邑尹曾君仕隆語之爲授成專理經營區畫先是議役者多仰給上供之需以故上官弗允太守乃與兵憲公謀諸贖金之餘夫是以財出而民不知費故事應役之夫率苟具盈數多爲點者所侵公乃下令曰是舉也將倣古人營造救荒之策其料夫役贏縮之數人予之粟或傭直若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三日休其力夫是以人樂爲用力出而民不知勞經始於丙寅年某月閱今歲某月告成周垣重門上堂旁宇後寢

下院游息之所吏治之舍扃茨之具弘規織理罔不精備以區計之凡二十有八用金以兩計之凡二百八十有奇用米以石計之凡三十云於是兵民士庶聚而觀之穆然闐然井然翼翼然蓋隱乎肅憲度而重風紀非徒侈興作美觀視焉已也甫成值余方病謝家居而兵憲公屬記其事余論曰是舉也有六善焉事無廢前一也人無遺後二也財不捐上三也力不病下四也

也以肅憲度五也以濟時艱六也昔鄭大災子

產棟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寇難文
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瓊郡連
歲兵荒之餘即與鄭之大火衛之寇難何異而
兵憲公與太守公備禦構築不失其方其用心
亦猶夫古矣余聞之天生五材誰能去其兵而
孔子之論政乃曰必不得已則兵可先去抑又
何說也豈非以兵匪專恃備之固自有術耶乃
今觀兵憲公整肅人心振揚風紀殆若不為為
兵之恃者邇又行保甲議水寨具戰艦募勇兵
凡諸海陸之防之守業已悉至茲其為兵之備
亦可謂無遺策矣夫備之為言預也書曰惟事
事乃有備有備無患而昔之談兵者亦曰乘其
無備皆備之說也不見夫宮寓乎備則巍如翼
如久而常新不備則圯故宮宇敵而修復之者
治室者之事也武備弛而修復之者居室者之
事也余既以史詩所紀頌二公因為之演兵備
之說以質諸後來者焉

侍御蔡公之按吾瓊也理百年之曠轍剔窮陬
之積蠹播萬靈之新祉貪黷解綬氓庶維新真
奇蹟哉而最著洪伐鐫貞珉而不泐則莫散溥
黨若也瓊之有溥蓋十餘年所矣始當事者念
潢池赤子不欲耑騁戈戟以干天和而若黨在
撫撫之後名爲良民而攘民間利如故頻揚帆
西向載珠合浦扞憲網不休洋裏遶舳艦稍脆
輒反戈吞噬而四方亡命賊獲遁入其中相倚
爲奸有司壹志包荒示德不欲問且以彼爲強

藩且以彼爲勅禦以故若黨也動聯百艘孥口
盡挈而逃則有疑有司之心有司躊躇顧盼謹
茲爲備則有疑若黨之心瓊之民蜚語搖惑以
瘦毒旦夕潰也則內以疑有司之心而外以疑
若黨之心瓊之勢亦岌岌矣所幸侍御蔡公至
洞奸燭詭講義樹恩一朝而散處之且諭之曰
朝廷廓天覆待若不死若奚以明報也則首者
泣而聽俄而曰廬室丘塚之念人人且有何若
窳別境觸亡命爲生也則從者泣而聽不決旬

所云舖前盜藪焦蕩為濕郊襍諸闌闌中尚意
曰若而李若而陳黠不可近而宰相帖帖也予
是乎瓊無灣灣無黨止復猜忌而煽惑者矣吁
嗟乎曷以能是哉公之學力追聖軌躡天理甚
晰故以天理感人而人以天理應之其相與帖
帖而止復猜疑煽惑之態則天理之効也偉奉
役旋里間從薦紳父老頌公不朽勝事僉謀碑
焉偉乃載筆言曰吾人活霄壤間恃此天理而
盜乃滅之然實未嘗滅也彼若人粹以天理應

公如重雲之快睹白日何忍復盜有司樂乘理
之在若人而漸摩有地何忍復跡其盜瓊之人
方與捐故轍締良盟何忍薄之於天理之外而
旁詆其盜自此深箐嘯聚之輩願投弧矢屢畚
鍤以沃壤益常課而瓊無內憂自此洪波逞不
道之徒亦且斬揖淪檣潛就樂土斬固天年而
瓊無外警則皆公餘澤矣公之有功德於瓊詎
不聞且述哉公名夢說字君弼別號梅巖起家
名進士為閩漳著姓諸盛政在粵蓋弗克縷叙

鴈集瓊崖記

丘濬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
與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孺走
報曰有鳥集於學宮洿池之內此鴈也而小似
鳧鷖而大足指蹠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
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
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於陸其羽可用為
儀者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

夫勢其土昏攝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
之墟隨陽南征集於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
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
為而至此耶茫々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
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為湖流而為河潴
而為沼此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
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而顧來於茲
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予謂之曰
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之鳥秋

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而先動尤非

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

馬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

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

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徵今

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也予笑而

遜謝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候爾西

征歸而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水會所平黎善後碑記

王弘誨

古人贈鴈云
九心九障盡
倫謂館潤宿
石河文字治
石安在

珠崖海外一寰區也禪海旁羅郡縣而五指黎

葵諸山荆枳其中醞釀黎岐世為瓊惠自漢兩

伏波將軍啟土以來歷代叛服靡常無能拓封

疆之咫尺者朝廷三勒王師每大舉眾無慮十

萬雲集境上斬蓬蒿而彝之始未嘗不發蒙振

稿而後稍稍蘖牙尋斧柯也豈非以善後術踈

而經遠之畧當日未暇亟講乎頃歲黠酋黎馬

屎倡亂糾合諸亡命黎廣王蓋老孫恩弟等闌

入內地肆行寇抄州邑震動數年莫可誰何歲

已亥督府戴公燿始下車憫其狀亟採羣議疏請鵬剿得旨報可乃攷山川掄將帥選徒御峙張糗飾戈丸刻期興師始命東山遊擊將軍鄧鍾率所部精兵偕雷陽副總兵黎國耀瓊崖叅將莊渭揚各率所部廣雷瓊土客兵共八千有奇分道協剿監軍則雷州府同知萬煜紀功則瓊州府同知經仁木而分守海南道叅政林如楚兼督之議者謂盛夏酷炎進師不利宜少須以待秋初鄧將軍持不可夫智貴倖力貴突賊

恃險煽亂乘其無備一鼓可尅今秋禾將熟遠巡不進賊得獲而守一人據險千人莫過師老矣何克之爲督府善其議趣令進兵維時碓門爲賊關隧最爲天險鄧將軍獨當之黎將軍兵嚮定泉莊將軍兵嚮水焦約閏四月初八日會戰賊料定泉水焦層巒絕巖勁弩喻伏我軍不敢深入碓門當孔道率其驍牛坡星等守之先是四日鄧將軍移兵馳鼓嶺爲水焦合擊狀倏初七夜撤而趣襲碓門諸士有難色將軍登定

功峯觀天象適見水星蓋於金星晶光燭天大喜云此破黎之兆也諸士皆奮躍賈勇先登銜枚而前賊兵殊死戰兩岸矢下如雨軍士用皮牌擁衛各以三眼銃火箭亂射殺其驍牛坡星諸賊驚哭曰官兵自天而下耶追奔嶺背穴破之賊首王樂天引小嶮賊徒七人號七虎圖為東應立斬之軍聲大振次日莊將軍兵由水焦進又次日黎將軍兵由沙灣進後先夾擊直搗居碌崗焚其聚落鄧將軍誠兵固壘因糧於敵

窮搜五指乾脚賊首黎馬屎等數十人計窮就縛賊衆潰散怖死者躓僵者澤跳者伏菁林而立枯者不可勝計棄弓矢納邨落者咸待以不死甫四閱月黎悉定計俘斬一千八百有奇拓地三百餘里督府下令班師瓊父老子弟鼓舞懽若更生爭操牛酒枳道為將軍賀旋核功次以聞上嘉乃丕績特晉督府兵部尚書守道叅政林如楚加秩憲使將軍鄧鍾擺副總兵鎮瓊崖諸文武長佐而下各紀錄給賞有差遂議築

水會城置守禦千戶所爲萬千年不拔之基已
海南道副使程有守至區畫經營屹然金湯之
固已憲使林如楚副總兵鄧鍾撫黎通判吳俸
相繼踵至規畫善後不遺餘力若留戍守興屯
田勾軍伍稽畝籍創公廨伐山開道東通萬西
通儋漸次疏通又設巡司以備譏察立墟市以
通貿易建鄉約以興教化監社學以訓黎庶時
屆王正諸耇蠻扶老攜幼於新城觀燈玩彩熙
熙然快觀昇平氣象而後督府聞之喜可知也

頃鄧將軍時巡水會諸黎父老攜壺漿勞苦道
傍拜手加額謂微將軍吾儕何以有今日將軍
避色稱謝破門之役鍾邀主上寵靈遵督府石
畫一鼓而俘罪人諸凡善後事宜種種稟授成
命何敢自多父老曰喜督府暨將軍大造於瓊
吾儕宜謀世紀率衆創生祠於新城之西以志
不忘而屬碑於宗伯氏不佞辱在宇下聞見最
核念事端初發未嘗不與衆同憂及茲側聽驩
聲又不能不與衆同樂雖文辭萎弱竊以爲桑

梓之幸無以加此顧茲役之預有勞者不能盡
載謂宜著在碑陰並垂不朽若督府戴公燿副
總兵鄧君鍾則終始其事勞苦而功高衆論攸
歸又不容不表而出之也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鍾芳少司徒

瓊島越自海北突爲中阜派分枝衍爲環海郡
邑形勢所屆靈秀攸萃其業儒挺拔而出率皆
中土衣冠之裔先世轉徙流風存焉然自唐以
前學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闕雖有魁奇忠

信之質亦無以自見昔人謂陽德炳耀獨發於
紛葩環麗而罕鍾乎人豈其然哉宋興始建學
校間雖一二顯自科第然皆江左偏安之後獵
俊彥以收士心非合藝於天下而角之者也洪
武十七年甲子初八午會十一運陽德昌融之
候而瓊士捷京闈登會選者繩繩有人合南北
之士藜然與之頡頏無少貶焉自是而位省部
躋臺閣瓊之名與曲江比隆蓋非偶然之故矣
故事題名有記瓊闕焉嘉靖丁亥郡守林侯有

祿涖府事悉心民隱政教以飭思風士類以敦
化原乃謀諸李貳守鶚張判府楷纂次國初迄
今鄉會所薦若干人勒名郡學白於兵憲甌寧
范公遣教授李章屬芳記夫人才與治化相因
治化隆而後賢才出其出也徧乎遠地而後見
其盛瓊去京師萬餘里至遠也涵濡聖化百六
十餘年于茲至深也而材產於瓊者日益蕃焉
遠而不遺於時其賢可知也即瓊以占天下之
才其盛可知也因吾瓊之所就而徵帝化之敷

延遠且洽焉其隆又可知也書曰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夫惟盡萬邦之賢而臣之此堯德所以
光天下也而科目所取乃盡乎海表而無遺焉
此我朝廷之德所以光於堯而無間也雖然士
之由乎是者名也非實也實勝矣雖匪科第人
猶榮之徒名而實隨人將指而訾之恨其名之
不早泯也傳曰官先事士先志夫莫非事也而
志無不負焉志以立事事以顯志實斯勝而名
稱矣上之人固以此待士而士所以自待以取

信於上者其在茲哉貞珉既揭規監具在吾侯
風厲鼓舞之意微矣

新建漢兩伏波將軍廟記

康熙丁未年馬逢臯分道

嘗聞有功德於人然後享百世之俎豆前漢邛
離路侯諱博德後漢新息馬侯諱援皆有功瓊
州士民歲時崇祀歷千百年不毀者皆曰非邛
離遠伐新息苦戰馬得收遐荒為一統變樸野
為文明瓊人思慕焚祀固其宜也邛離史書不
多見新息之平交黎著有圖說收水陸形勢列

如指掌固知其經畧山海非直技擊為長也而
銅柱兩指千古為昭功德又不止在一方一世
也至讀訓侄諸格言則其治兵行己以禮可知
儒將流風可則可佩而據鞍示捷正其不以安
榮忘

國事忠貞之性到底愈烈家起扶風派衍天下予童
而聞長而仰過扶風而拜丘墓今任海南訪廟
貌奉者極多龍岐為近隨致祭焉時有教場居
民請建兩伏波公祠至其地則無片瓦隻椽僅

存斷碑則係前賢戴公不忍原祠拱象將倚宇而移建大路令往來瞻仰之意也若仍處此地離居民遠恐難久存今建本衢便於看守橫書扁額英靈如在且海面風濤賴

侯默平利涉至爲福於地方捍災禦患又兩侯之素性然也罄筆難悉聞龍岐有倭寇犯境望邨三砲不響鄉人以爲有侯祐焉則此邨各境焉知侯又不大有威靈顯赫造福無窮哉今地則官址也其鳩工辦材則府廳州縣暨諸紳舉貢衿及罰贖用之

文廟 侯祠司理洪公之傑樂捐二十金督工則巡檢王如德生員某及義民某並力起工成三月日所費金錢殿宇房屋數目俱列碑陰予以公覲不能親視全工而廟貌規模則微有可觀惟望居民永守崇奉並今後地方文武諸公時加矜憐保護焉

重修瓊郡學記

牛天宿 郡守

學校之設其來尚矣唐虞之上庠下庠殷商之

東序西序成周之辟靡成均胥此物此志也故
古者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罔不致力於學嘗魯
之泮水齊之稷下鄭之鄉校炳諸史冊矣由漢
唐以洎宋元復尊

先聖孔子以爲壇坫之主凡以道德配乎天地禮樂
冠乎百王集羣聖之大成開萬古之羣蒙非廟
貌攸崇宮牆增美不足以型多士而若萬民也
瓊之有學肇自宋慶曆四年歷宋韓趙蔣諸公
踵事增華各有建置迨明郡守宋公希顏而規

模大備於時風氣日開文明聿啟名公鉅儒雲
蒸霞起如立文莊之學貫天人海忠介之忠薄
日月以及唐西川之博雅陳秀卿之丰裁榮瑄
之孝林哲之廉菁莪之化媲美三代之隆矣鼎
革之際黎岐外侵姦宄內訌將芹宮泮壁恣其
蹂躪櫛星綽楔昇諸祖龍鐘簋委於荆榛俎豆
棄諸草莽以致廟貌傾圮宮牆頽廢多士駸奔
陟降徒滋浩歎已然或有其力而無其心有其
心而無其力非有崇儒重道之思以撲滅作人

爲已任者弗克勝任而愉快也康熙乙巳爲

皇上御極之四年分巡海南道副憲馬公諱逢臯

恭承

簡命來監是邦其釐弊剔奸愛民養士種種善政未
可枚舉而猶以起廢維衰作興學校為首務晉
謁之餘周跡堂廡梁木其壞乎椽桷其頽乎講
院射圃其鞠為茂草乎不禁惻然嘆曰爲聖人
徒而使數仞宮牆蕪穢不治雖都人士之耻亦
監此土者之責也夫爰是首捐索金若干進邑

令王君好仁教授梁君殿柱而謀之曰維茲學

宮鳩工宜急然獨任之勞不如共任之逸也其

各率士庶共勦厥成於是庶民子來濟濟乎富

者出財壯者出力芟荆榛辟草萊廢者以起頽

者以興殖庭覺楹有嚴有翼向之浩歎於頽廢

者莫不顧輪奐而色喜瞻翬飛而神怡矣是役

也經始於某月落成於某月日一時諸士父老

慶威儀之復覩樂規制之重光欲鐫石以垂不

朽聚族而索余言爲記余案牘俗吏固陋無文

寒山片石遺譏大方然而高公之品嘉公之勳
誼不容辭竊維瓊南夙稱奇甸黎婺千仞巨浸
萬頃鬱鬱志之氣甲于嶺表蔚蔚乎人文之藪也
名公碩彥接踵而興觀者嘆海濱之多異人焉
而實則泮壁之陶育者深聖澤之流衍者長也
自更新之後正礎立棟丹雘是暨填聖刻繪既
壯且麗瓊之人采藻者于斯鼓篋者于斯歌鹿
鳴咏德造者于斯用是低徊留之不能去夫孰
非副憲公繕修之勳烈與然後知建學之澤與
監瓊之功山高而水長也余少長齊魯之墟聆
尼山之鐸音佩洙泗之聲教見車服之禮器未
嘗不心嚮往之詎以阻瓊萬里見

聖宮不如親炙洙泗耶故因父老之請而樂爲之記

重飭天妃廟田舖碑記

洪之傑

瓊郡環處濱海海門一區猶郡治要津通南北
而便商民者也厥地廟祀

天妃歲時崇禮凡諸鼓檝颺帆乘潮而順渡者莫
不肅容起敬蓋儼然海天巍柱爲神稱赫赫焉

舊制置有田坵鋪間草田載在舊碑歲入其稅
於廟廟祝存爲香燈蠟醮品之資乃相沿隔代
不無變更毀拆無知小民轉生漁獵以致鼠雀
興詞茲奉

分巡海南道馬憲批清查舊制訊明勒石竊思千
秋廟祀例不可磨矧屬定制則國法存焉矣制
屬祀典則神聽存焉矣有制闕國法而可妄意
漁獵也耶否耶與屬神聽而可妄意漁獵也耶
否耶夫亦可撫膺生惕矣爰以原置田鋪坵段
開數逐一勘出宜存者井井備勅用垂廟祀不
朽云

勞海南衛指揮

明洪武年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甸方數千里歷代安天下
之君必遣仁勇者戍守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時
忽瘴雲埋樹若非仁人君子豈得而壽耶今卿
等率壯士連歲戍此朕甚念之今差某往勞

崖州學記

明成化癸未年

丘濬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外吳

楚所以懲之外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而南數千里之遠以至於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顛顛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不可以通今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於海之險與崖有學聲於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於城西元泰定中

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自明代來雖屢更修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君伯輔以廣臺副使者之節蒞鎮茲郡按部至崖慨學宮之庳陋憫學校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觀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初於宋歷元至今未有文學之士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

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以從我其由之語夫
當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之行於遠尚有賴
於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
言絕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
能不望於後世賢喆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
崖自入職方千二百餘年于茲立為學校又四
百年于茲聖道之行於茲土也不為不久矣然
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夫豈無
其故與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得賢哲之士

如仲由者與今崖學幸得憲副君作興之於上
而又得徐守協力以縱更之自今而後誦說者
其地休息有所而崖之士民于此猶不知所以
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
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
書以諭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告風神文

張擢士 州守

竊惟青陽布令淑氣消冰聖德揮絃南薰阜物
花信通而梅先棟後春夏無訛僂源近而肌潤

塵祛蓬瀛選勝故八節有相宣之義以和緩而
不及地者爲祥五日有必應之機以搖曳而不
鳴條者爲瑞未有多殘善妬性同少女天斜任
怒逞威克比將軍跋扈尚得與兄日姊月稱伯
稱姨者也 擢士間關萬里匏繫邊州撫綏旣愧
無能整頓復虞無力詎歲遭風虐人坐危城始
憂年甚一年近則日防一日新苗出水何堪揚
砂拔木之威黃穀鋪金難當瞬息千里之勢嗟
此予遺依樹爲廬誅茅爲屋但逢柏棹盡銷魂

傷哉貧窶買椰爲食望椰爲漿一被石尤皆裂
膽甚而彈丸城市有同席捲之場寂寞官衙並
屬披靡之地即遠人離愁千結聊寄情花竹二
區如僊客如野客如名友如艷友莖玉埋香莫
不一網打盡若隈紅若倚翠若宜春若傲雪零
脂落粉可憐百卉同枯信趙李相公到此全無
生趣宜蕪胡學士從前未種名花神旣草菅人
民而推殘穀木予亦正言纒指而大義申明或
曰海風多颶何不比周盛以寧波或曰海景多

奇何不吐蜃光而表異或曰斬蛇帝子幸賴漬
園作賦書生曾資破浪何不贊名世之偉人或
曰箕位在天豈徒虛列飛廉就戮業已乘權何
不效歸垣之福曜况風司一職猶人主之命一
官而

帝顯明威恐逆德之有明罰真漠不爽神功其式賴
之呼吸可通民怨亦可畏也

小洞天記崖州

毛奎

吉陽形勢甲於海外南山盤踞氣象雄偉意其

中必有朱崖幽洞之奇而屢加訪問未獲也一

日屬權尉黎民志搜尋始於周使君石船磨崖

後山嶺得一石室前瞰大海後環曲港峭壁在

南小洞附北實爲海山之奇觀而有僧善慶又

於山麓石峯之陰近石船得一巖由西北委蛇

數十丈以通後洞巖之外臨海有平石可坐而

釣因曰釣臺對巖之前有石奇恠其下可坐十

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與岩相望名以岩

瞻是皆大小洞天之佳致也若周使君以淳熙

丙午來觀石船磨崖刻石今予亦以淳祐丁未
經營此勝概適與石船同一處遂成八景由今
視昔似或勝之豈非天實有以相之耶因叙其
本末以識洞天之奇觀吉陽知軍富川毛奎為
之記

又

裴崇禮

大小洞天在鰲山之西南海濱行十餘里而至
路出城南渡水經大蛋利用坊迤邐出小灣行
轉出大灣有巨石當路榜曰洞天勝游遵海而

南又行進大灣入山路榜曰峯迴路轉四字行
至一所有大樹陰翳石列左右可以稍憩休僕
馬榜曰行休有石在北名時辰石又行至一所
出沙灣有大刺桐樹四五株少南有石岩穴出
泉清冽渴者掬飲名石井自此登山路又行五
十餘步至大刺桐樹有巨石二相近一刻曰漸
入佳境一刻曰水落石出又行數十步至小洞
岩上刻曰小洞天又於其額刻曰大宋淳祐丁
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屬黎植黎民志

王懷開山共二十七字岩下有石方平可坐清涼滌暑岩之前有石平偃建亭其上扁曰岩瞻岩之西登石磴有石俯海刻曰釣臺此則小洞天之佳境也由小洞過山阿而南面西臨海巨石如屋可以登眺立陵下有泉一脉瀝下石穴不輒不隘近上十餘步有石似船長丈餘船之東巨石上刻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記一百五十七字船之北有巨石刻曰海陵周廓其人與郡率許源澤之都領周丕承師武淳熙丙午重九

日來觀石船因以見山水之奇可爲海邦之盛紀也共四十六字又刻洞口記二百有三字石船少南有亭扁曰大洞天亭四楹大字書刻對二其前二楹對曰停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其後二楹對曰索遠尋幽直徑行於十里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自亭入山有石刻曰洞門登山三十餘步至石洞其額上刻曰海山奇觀其下石壁刻大小洞記三百二十一字洞之右磴上刻曰仙梯轉後石壁有刻大小洞天詩

序一百七十五字詩一首五言十韻一百字和
韻一首字如其數轉東山有石峯刻曰試劍峰
此則大洞天之佳境也出洞門直亭之前海濱
有巨石如覆舟石下有穴出泉清淡刻曰靈應
泉境之盛者止此故覽者亦止此

元大德間吉陽軍學正齊孟堅鑄銅爵記

裴崇禮

朱崖學廟祭器有古銅爵五舊制無文而不載
經生學子傳聞不之及歷世滋久幸存不亡春
秋獻享雖嘗用之而不究何人何代之作迨明
成化之三年丁亥二月朔春丁適郡守諸暨徐
公琦新任主祭予亦致齋陪位及乎祭畢而飲
列職咸集郡博天台許君端惠乃以銅爵獻酬
而及於予因道爵有五其一大者有字刻於旁
予取而觀之刻云大元大德丁未吉陽軍學學
正齊孟堅造公用祭器凡二十字計至今日一
百七十一年矣因慨世之古器難存也古人之
名難泯也見者不有以表章之則終無聞於人

矣願相與記之夫上古禮器罇罍豆剝木陶瓦
爲之而已中古惟永是圖至於範金近世金或
不足而繼之以木但完其數匪直完其數至於
有穢弊遺亾而不足乎用者惟視乎有司作為
之力能與否典守者之責慎與怠耳然而孟堅
齊先生銅爵之作在當時不知取乎有司取乎
學廩而其作也又不知幾許當不止此五爵也
此必遺亾之餘也不然何止於五者哉或曰此
必先生之自作者正配各一其一正者差大耳

爵止五者無疑此予之興慨蓋溪有感於先生
之有作而無文以記其實也而必欲記者所以
補先生之缺典也然文弊詞荒不以貽笑於人
爲耻第傳其刻於爵者之名噫一姓字之寓於
器傳百世之久閱百世之人百世之人見而稱
之相戒而慎守之庸有亾失者乎爵之存不存
固未可必而先生之名得以永存自今伊始先
生不知何許人其爵狀如船其一大者面長四
寸闊寸五分中橫文綬下分三足次於大者四

其制則一云

按崖學宋立在州城外東南郡倅慕容居中移
城北郡守莫豫復故淳熙十四年郡守周鄜
重修淳佑五年郡守毛奎徙東至正中又復
還東南歷世未之有改明成化六年憲副涂
集命知州事徐琦拓舊址前之稍西學在城
外東南隅宋元明皆然厥後或遷州治之東
或在潮源驛地或居東門街後俱不經久
國朝康熙六年通州紳衿呈遷復宋元舊址學正

朱子虛移牒知州李應謙詳請憲副馬逢臯
允復舊所今學即宋元明舊處也齊孟堅所
鑄銅爵僅存其一亦已流落人間爲觀音堂
僧所得取以炷香學正朱子虛託諸生金燮
鼎購回見貯州庫鏽痕剝蝕已磨滅公用祭
器四字嗟乎豐城神物終當必合况

先師之靈爽憑焉前輩之精誠寄焉爵製於元大
德丁未得於

今康熙丁未學還之地同爵還之歲舍又同計三

百七十一年亦一奇也讀裴崇禮記故漫識
之學正朱子虛

太平橋記

陳是集

太平橋爲文邑東南孔道其易木而石也自弘
治間始也甲辰地震橋圯顧甃石無虞隨葺易
爲力耳辛酉之歲石忽折而爲二乃有紫光一
抹繚亘天際時浙醫劉元銳者施茗橋南見而
異之發津梁心乃贊不易厝事猶未集甲戌之
歲毅然修之不數旬而竣視舊更飭焉是舉也

募者什之六其四則劉君捐產慨助且督工勞
瘁得病幾危已復起神愈旺人人以陰騭之報
劉隱於醫而饒俠骨且長齋繡佛自渡渡人不
止此一舉邑故有南門更爲坤門而不利形家
僉以爲言而未有復者不佞奉使抵里劉率諸
父老向余言之因謀諸邑侯華亭張公捐資協
助門復舊而邑無瘡痍視橋之續更巨且任勞
任怨劉不恤也邑之功尚有可建者如橫山渡
宜舟宜堤清瀾水口宜砌塔往郡之道新橋若

秋水難渡宜砌以石劉一一與余商葺而苦於
金錢有志未逮也使假劉以上壽安知不成此
善果耶世人多藏怯施若君之食貧藥肆而喜
捨善化種種方便吾輩可以愧矣吾輩可以勸
矣

修樂會縣廟學記

邢宥

古者建國必立學有事於學必釋奠於

先聖先師由漢而下天下郡國皆置學釋奠之禮師
聖迭尊孔子歷隋而唐迨夫宋元以至於今日

學較之制益備褒崇之典益隆文廟與儒學俱
遍於州縣學設講堂以會文養士廟建禮殿以
祀孔子而從其徒後改講堂曰明倫堂禮殿曰
大成殿其推明化本表著聖功至脩至當無以
復加矣瓊之樂會縣廟學初附縣治於泗邨後
徙調懶元折其地增置會同縣遷樂於萬泉渡
之北再遷渡南初制漫無可考今之學則今縣
治之左翔于元祐三年寶海肅政廉訪司磨范
梈所建也歷歲既久而復故成化七年上命廣

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公棊總察瓊州兵民之政而整飭之視郡內諸廟學地隘者弗克聚屋敞者弗克居謂非崇道育賢所宜志將有營而財無所出明年適天下大籍版圖之會乃諭諸州縣俾因民戶割稅畝推錢轉里胥私襲之利而公之於作學之費以營以繕掃舊布新而樂會廟學咸作列諸生以隘告公又爲之闢其地而展之進廟之戟門於前退學之饌堂於後大成殿明倫堂則鼎新建置材良甃堅丹堊諸采施

當其質規模宏大增壯於前工垂成而姑獲邦俊何耕來宰是邑樂其可繼遂盡廊廡齋室庫門諸舍凡隸於學者並加修葺煥然一新誠可饗聖靈而毓民俊矣宰將不沒作之者之勞乃具知置遷建之巔末命其學生王克明請記於余惟聖王之治天下必本彝倫以綱維風化彝倫之道具在六經學較為講經明倫之所孔子則六經之宗主彝倫所賴以立而不墜彝倫立於子則能父其父立於臣則能君其君國無之

不足以爲國家無之不足以爲家周祚修之而
延秦代棄之以促忠臣烈婦臨變而不可奪者
皆彝倫之道有以結乎其心彝倫在天下有足
恃如此則講經明倫固不可無學而崇德報功
亦不可無廟也廢而不作作而不擇其地不選
其材猶無作也無良有司也徐公之志蓋樂於
作興其材足以有爲故能爲有司授成計有司
又得業儒者共成其美可嘉也昔周官立制無
一不備獨於設教無官廩士無制先儒以爲其
吏非應文也其士非爲養也吏非應文是不可
以法拘士非爲養是不可以誘利此成周備法
紀衆不列學宮於六典之深意今之講誦於斯
堂而瞻拜其廟者尚宜深思此意以自重其職
業修乎內無待乎外則其處足以爲席之珍而
出足以爲國之寶矣余重于是文故爲之記

白石山點石庵記

韋章玉

點石庵者寶雪峯居士開山云居士王姓諱啟
祥字我旋別號雪峯者以家居二十里許有峰

白石皚然如雪居士夙有山僻因以爲號其負
性孤峭每攜一琴一劍一奚奴挈詩囊爲汗漫
游神骨清遠視若弱不勝衣乃瘠貌肥神雅人
溪致有未易崖畧者丁丑余罷春官歸居士邀
結社社成每出所見相質文章自命當世而窺
其靜慧稍涉禪宗已卯省闈落解歸曰今後可
負笈入山矣邑西有山謂白石峯往者老衲卓
錫其巔結茅以居佛子而中峯之勝三屏並列
位置有情倚屏可置剎鋪金而巨石虎踞高廣
數尋良工無處着手居士聚薪灌脂而燎之千
年頑石化作劫灰飛去遂定基而廬焉上薄雲
霄下瞰滄海石室可藏書萬卷余初夏登眺居
士指點山石如掌上物謂中峰三笈上可祠梓
潼君願費成之下可爲彌陀置蘭若吾草閣中
處焉且曰此中儘有佳處諸君當各誌其所願
處彞險芟荒異日子孫當世守之毋相奪也於
是舉酒相屬一笑出山而去至半嶺如聞籟門
發嘯聲回視居士已在白雲漂渺之上矣昔武

彝慢亭在廬五老爲朱晦翁白居易游處後竟
因其地祠焉名人杖履所經尚有爲之磨崖紀
石者硯結据政苦于斯者乎邑人置田祀之因
伐山石而紀其事

序

三祠錄序

唐 曾

三祠錄者三祠所祀事也仰止祠在郡學祀王
公義方以下四十八主於崇德以勸士先賢祠
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廿九人主於報功以

慰民皆舉於有司者也景賢祠在郡西北祀蘇
公軾丘公濬二人主於著述以憲後奉於朝廷
者也有德者非無功所重在於德有功者非無
德亦猶德者之於功也有德者必皆有言言
著而爲書則功於憲後矣惟其主於德與著述
故不別曰宦曰寓曰鄉凡當是者即祀之惟主
於功必有位乃能故先賢之祀非啟土平亂之
雄則按郡守牧之良也名宦鄉賢他舉分祠今
吾仰止以德故合之凡名宦舉合祠今仰止先

以勸報故分之凡祠無錯祀仰止以著述故
無之吁人之所以不與草木同者賢而有名不
朽耳不朽而且饗廟賢之老者也吾一郡城而
三祠之賢至五十有九不謂之多賢國乎客賢
自漢凡四十五人其過化之遠此所以致鄉之
有賢也主賢自宋凡十四人其聲應之遲益見
化難於賢客也庠彥鍾生遠張生文甫輩與余
同事於郡史而考知諸賢之精今年春既請更
定祠祀而又爲此祠錄以見祠者之所以在祀

祀之者之所以行祀其有志於賢者乎宋昔廬
陵文信公兒時見其鄉有忠節祠祀歐陽文忠
楊文節諸公即忻然慕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
也後果以大忠鳴世至今並食其廟諸彥至賢
矣抑有志於此否乎吁昔鄉在宋無一賢而先
輩尚能感客化以有立今賢盛賓主其感猶不
易乎感之易而勉以成之使生雖無事于此而
百年之公論能舍之耶吾言雖爲汝錄發亦因
以告郡之諸豪傑使知無負於吾地之靈也因

爲序

重修昌縣志序

沈 黻

中土山川於禹貢職方海內人物著於經子
史集而海外未聞焉顧自有天地即有山海自
有山海即有人物非無可傳也其湮沒而不彰
者多矣往者不可問來者猶可述愚初渡海抵
郡即索郡志閱之歎其繁襍抵邑即索邑志閱
之繁雜猶故也而藝文以後闕而無存更索舊
刻閱之匪特襍也俚鄙有甚焉會

